

十周年  
纪念版

诛仙第一部

萧鼎◎著

2

# 诛仙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  
日月无情，转千世屠梟雄！



NLIC2970818091

1247.58

吉林出版集团  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十周年  
纪念  
版

# 诛仙<sup>②</sup>

萧鼎○著



NLIC297081809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诛仙. 2 / 萧鼎著. -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 
2011.9  
ISBN 978-7-5387-3799-8

I. ①诛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1262号

出品人 陈琛  
责任编辑 王默涵

本版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 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  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音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 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诛仙. 2

萧鼎 著

---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 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  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  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  
印刷/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 
开本/760毫米×1050毫米 1/16 字数/348千字 印张/18  
版次/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9.90元

---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十周年序言 / 001

第四十七章·文士 / 003

第四十八章·小镇 / 009

第四十九章·看相 / 019

第五十章·妖狐 / 026

第五十一章·玄火鉴 / 032

第五十二章·黑石洞 / 038

第五十三章·火龙 / 044

第五十四章·异兽 / 051

第五十五章·法逝 / 057

第五十六章·共死 / 064

第五十七章·昌合城 / 070

第五十八章·法海 / 076

第五十九章·伤心 / 083

第六十章·戾气 / 089

第六十一章·风雨 / 097

- 第六十二章·旧人 / 103
- 第六十三章·魔教 / 109
- 第六十四章·鬼王 / 116
- 第六十五章·隐忧 / 122
- 第六十六章·往事 / 128
- 第六十七章·吸血老妖 / 135
- 第六十八章·赤焰 / 142
- 第六十九章·青龙 / 149
- 第七十章·往事 / 155
- 第七十一章·伏击 / 162
- 第七十二章·夔牛 / 168
- 第七十三章·绝境 / 175
- 第七十四章·幽姬 / 181
- 第七十五章·密谋 / 188
- 第七十六章·心意 / 194
- 第七十七章·茫然 / 201
- 第七十八章·审问 / 208
- 第七十九章·萧墙 / 216
- 第八十章·计中计 / 223
- 第八十一章·祖师祠堂 / 230

第八十二章·古剑诛仙 / 236

第八十三章·旧孽 / 243

第八十四章·血咒 / 250

第八十五章·十年 / 260

第八十六章·远行 / 267

第八十七章·旧地 / 274

## ► 十周年序言

接到邀请写这个再版序言的时候，我才惊觉《诛仙》原来已经出版近十年了，回首往事，有些复杂而茫然的感觉。

当年刚开始写作《诛仙》的时候，我还年轻，还在人生的低谷之中，有许多事许多的打击，至今想起，仍是歉歉不已。回想当时的我，也许便是沉默一代中平凡的一员，原本我自己也以为，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。当年的心意，其实今天已经无法再清楚地表达出来，只记得那个时候穷困潦倒、一无所有的我，心里的愤懑无处发泄，最后，只能用笔和文字去写一个幻想中的世界，去写自己幻想中的人物。

希望自己强大，希望有人爱我，也希望我能爱别人，希望自己与众不同，梦想成真，所以动笔写了。

后来，这个故事，被很多朋友所喜欢，甚至超出了我自己曾经梦想的界限。很多年来，对此我无限感激，一直铭记于心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的读者们。

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，且容我再拾秃笔，再写新章，有朝一日，江湖再见。

萧鼎

2012年3月12日夜于福州家中





## 第四十七章·文士

张小凡醒来时，天已经都黑了下來，只怕最少是睡了五六个时辰，但碧瑶却依然未醒，一双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裳，看去像是个受惊胆怯的小孩一般，哪里有人想得到她实际是魔教之中的重要人物！

张小凡把手放到头下，听着林间山风吹动树木发出的“沙沙”声响，忽然间，想到了青云山大竹峰上，那片竹林，不也是发出这般的声音吗？

这些时日，失踪在万蝠古窟之下，消息怕是已经传回大竹峰了，不知道灵儿师姐知道了之后，会不会有些伤心呢？可是，若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她一定也会高兴起来的吧？一定也会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兴奋不已，笑骂着：臭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的！

他的脸上，在漆黑的夜晚，浮起了笑容，就连他的眼睛，在这黑夜里，也那么明亮。只是他没注意到另外一双明眸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幽幽地看着他。

天又亮了，山间响起了鸟鸣声，清脆悦耳。

张小凡走到小溪边上，双手合起，捧起一把水泼到脸上，凉丝丝的感觉，直透入心底。他查看了一下左手处，拆下绷带，那断骨处居然也好得差不多了，心中高兴，把绑在手上的烧火棍拿下插在腰间，用力活动了一下左手，果然没什么大碍。

“手好了吗？”碧瑶从他身后走来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蹲下用溪水洗脸。

“是啊。”张小凡兴高采烈地道，“没什么大碍了，不疼不痛的。”

碧瑶用袖子轻轻抹去脸上的水珠，道：“你也不要乱动，伤筋动骨的，多休息一段日子才好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张小凡顺口应了一声，随即看向碧瑶，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，“碧瑶小姐，如今我们万幸得保性命，从那山腹中逃了出来，你我也算，算是交了个朋友，不过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们今日就在这里分手了吧。”

碧瑶蹲在水边，没有起身，但身子仿佛抖了一下。张小凡看不到她的神情，过了一會兒，才听到她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哦，是道不同吗？”

张小凡点头道：“是，我是正道，你乃魔教，自小我师长就教导于我，正邪不两立，下次再见，只怕你我已是敌非友。你在那山腹中照顾我、救我，我心中实在感激，这份恩情，来日有缘，我自然会报答你的。”

碧瑶怔怔地看着清澈水里倒映出来的那个朦胧的人影，低低地念了一句：“报答我吗？”

张小凡应了一声，道：“是，我们恩怨分明，若非你救我，我绝不可能活下来，来日若有我效力的地方，我自当效劳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忽觉不妥，赶忙又加了一句，“不过你不能让我做出对不起师门道义的事来。”

碧瑶忽然站起，转过头来，道：“我看你也算是一个人才，不如投奔我们圣教吧，我向父亲大人推荐你，他老人家一向爱才，必然会重用你的，也胜过你在大竹峰上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厨子。”

张小凡的脸色登时沉了下来，道：“碧瑶小姐，你不要胡乱说话，我乃是正道中人，宁死不入魔道。在我看来，在大竹峰上当一个小小的厨子，也比在你们魔教中呼风唤雨好得多了。”

碧瑶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话语也尖刻冷漠起来，道：“正道中人？你们正道中人造的孽也不比我们这些魔道中人少吧，当年正魔大战，你那些神仙祖师不一样是见人就杀？老弱妇孺也不放过！”

“胡说！”张小凡勃然大怒，“这些都是你们魔教所做的好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你们杀人遍野，生灵涂炭……”

碧瑶怒道：“那些都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还不是你的师长告诉你的，他们为了自己的脸面，又怎会告诉你真话？”

张小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么你又可曾亲眼看见了？你在这里告诉我原来正道为邪，魔教为正，又何尝不是你的长辈粉饰自己祖辈的话语！”

碧瑶一呆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。张小凡看了她两眼，回念一想，前些日子与她一起生

死与共，心中一软，放低了声音，柔声道：“碧瑶小姐，不管前人如何，我们不去管他好了，只是我们青云门门规森严，严禁弟子与魔教中人来往。我长于青云，不敢违反，今日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以后有缘再见，若是你能幡然悔悟，弃暗投明，我张小凡一定以身家性命为你作保，让你得入正道……”他振振有词地说着，但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，只看见碧瑶一脸讥讽，冷笑不止：“你们那些狗屁正道，请我去也不行，还说什么弃暗投明，也罢，我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你不走，你就去当你的正道人士吧。他日再见，我第一个就先取你的人头！”

张小凡吃了一惊，只觉得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但终究无心争论，而且对着碧瑶，他始终觉得有亏欠的地方，当下一拱手，道：“珍重。”说完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碧瑶眼看着他走远，竟是没有回过一次头。在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后，忽然之间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，整个人一下子没了精神，慢慢地坐了下来。目光游离，不经意地掠过昨夜张小凡烧烤兔子的那堆火焰灰烬，怔在原地，竟是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。

看着那堆灰烬，她就这般坐着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她忽然发现，身后树林中原本清脆的鸟鸣声忽然全部静了下去，仿佛感觉到什么大凶气味一般，竟是不敢发声。

然后，她看到一个黑影，从她身后缓缓移出，把她笼罩其中。虽然是在白天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好像天也似阴沉下来一般。

碧瑶霍然回头，怔怔地看着身后之人，半晌，忽然间悲声叫道：“爹！……”扑进了那人的怀里。

那个阴影仿佛也怔了一下，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碧瑶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只是他欣见女儿得脱大难，那种喜悦却是再也掩饰不住的。

张小凡在这山林中走了一日，才出了空桑山的地界。本来他若是御空而行，半日就可出来了，但顾忌着左手伤势，还是甘愿多走了一段路。只是这空桑山一向人烟稀少，这一路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

在荒山野岭夜宿一晚后，张小凡走上了官道，道路宽敞起来不说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他在路上问了行人，打听了道路方向，往北而行。

这一日晌午时分，日正当中，十分炎热。张小凡赶了半天路途，口中颇为饥渴。看见路边有个小小茶摊，支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，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客人。看着阴凉，他便走了过去，买了碗茶水喝，顺便也坐着休息一下。

也别说了，这小小茶摊的茶水居然也着实清凉解渴。张小凡喝了一碗，登上上下舒坦，仿佛这天也不那么热了。心下便寻思着，看着手上这伤势已经大好，下午找个没人僻静的

地方，就御空飞回去，也早些，也能早些见到师父了。

想着想着，他自然就想到快要见到师姐田灵儿了，忍不住心头一热。便在这时，听得大路一旁，传来个温和的声音：“老板，给我来一碗茶。”

晌午时分难得的微风吹过，吹得大树上枝叶晃动，透下点点碎阳，散落到了地上。五十多岁模样的茶摊老板答应一声，俯身倒茶，张小凡不经意间，眼光看了过去，便再也收不回来了。

一个中年文士，细眉方脸，眉目透着儒雅，但双目炯炯，额角饱满，却在这文雅中自有不怒自威的气势。一袭儒袍，腰间别着一块淡紫玉佩，玲珑剔透，隐隐有祥瑞之气，一看就知不是凡品。

张小凡看了半晌，忽然惊觉，自己竟是被这中年文士的风度所折。只觉得他这一走进来，原本包括自己在内，五六个一起在茶摊喝茶谈笑的客人，竟都是默默然不能言语，被此人的气势给压了下去。

张小凡收回目光，心中却是微微惊叹，同时对这中年文士的气度大为心折。虽然看着这人也并非如何俊俏，但这份从内而发的气质，当真难得。

那文士进了茶摊，接过老板递来的茶水，随意坐下，便开始慢慢品茶。周围的客人，现在一个个都沉默了下来，气氛一时安静得有些古怪，唯独那中年文士泰然自若，丝毫没发觉身边异况，独自在那里喝茶歇脚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其他客人或是歇够了，或是喝完了茶，陆续结账走了，老板过来收拾了碗。大树之下，便只剩张小凡与那中年文士二人。

张小凡倒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，又坐了一会儿，也觉得自己休息好了，正想着结账走人的时候，忽然间听得身后有个声音响了起来：

“小兄弟。”

张小凡一怔，听得这声音温和熟悉，转过头去，只见那文士正对着他平和而笑，讶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可是叫我吗？”

那文士含笑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缓步走了过来，张小凡跟着站起，待他走得近了，抱拳道：“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？”

中年文士上下打量了一下张小凡，道：“没有，只是旅途寂寞，又看着小兄弟面善，过来聊几句，小兄弟不介意吧？”

张小凡连忙摇头道：“没有的事，先生请坐吧。”

文士笑着点头，道：“来，小兄弟你也坐吧。”

二人坐下，那文士看着张小凡，道：“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？”

张小凡自幼长于草庙村，后又为青云门收留，这些年来除了青云山大竹峰同门，几乎没同外人说过什么话。当然了，前些日子与那魔教少女碧瑶在死灵渊下被困的日子不算在内。他此时与这文士说话，不知怎的，对此人倒先有了几分敬重，当下恭恭敬敬地道：“不敢，在下张小凡，请教先生大名？”

那文士先念了一句：“张小凡。”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，“我姓万，草字人往。”

“万人往！”张小凡在心中念了一遍，这名字读起来普通，却让人有种金戈铁马的感觉。张小凡忍不住向他看去，这万人往脸上一片温和，但眉宇之间威势仿佛天生一般，竟是极重，配着这个名字，隐隐然有御万众之意。

万人往上下打量着张小凡，微笑道：“恕我多问一句，请问张小兄可是修真之人吗？”

张小凡吃了一惊。他与齐昊等四人下山之后，为求路上方便，便都换下了青云服饰，穿上了普通衣裳，看去与普通人并无两样，也不知这中年人是怎么看出来的。

他正吃惊处，方才想问这中年人是怎么知道的，却又看那中年人微微一笑，往那北方一指，道：“请问张小兄，可是如今正道第一大派青云山门下吗？”

张小凡这一惊更甚，忍不住站了起来，看着万人往，讶道：“请问万兄，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万人往含笑摇手，道：“请坐请坐。”

待张小凡慢慢坐下，万人往才微笑道：“我是见张小兄你神充气足，一路下来全无疲惫之色，看着年纪轻轻，倒是胜过了许多壮年之人。方今世上，修道之风盛行，想来阁下必定是身怀绝技之人。”

张小凡低头谦谢，却又忍不住道：“那我的门派，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万人往随意笑道：“无他，我看小兄弟风尘仆仆，不住北望，面有思念之色，似是归心似箭。而北方处，离此地最近也最有名的修真门派，便是青云门。说起来，在下也是胡乱猜测的，随口胡诌，倒让张小兄笑话了。”

张小凡连忙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先生如此明察秋毫，你我从未相见，竟能一眼看出，真是佩服、佩服啊！”这几句话他却是由衷而发。

万人往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青云一门，在世间修真道上著名已久，源远流长，道法精深，为天下人所仰慕，小兄弟年纪轻轻便入得名门，未来前途，不可限量啊！”

张小凡听得这“不可限量”四字，心头一动，竟是莫名其妙地想起龙首峰的齐昊起来，末了脑中还闪过林惊羽的影子，摇头道：“先生过奖了，青云门中弟子藏龙卧虎，在下份属朽木一根，不成器的。”

万人往怔了一下，失声笑道：“想不到张小兄你倒也会说笑话。”

张小凡不愿在这个话题上与他争辩，便对他问道：“万兄这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不知是往哪里去啊？”

万人往悠然站起身，背负双手，仰天望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天下之大，浩瀚无边，我游历世间，大山古泽，随意而往。”

“啊！”张小凡惊叹了一句，道，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万人往回头看了张小凡一眼，忽然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笑容，道：“张小兄既是青云门下，想必是道法高深了。”

张小凡连忙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在下乃是青云门中一个不成器的人，哪里说得上道法高深了。”

万人往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张小兄客气了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张小兄你成全一下。”

张小凡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万兄请说。”

万人往道：“在下从小仰慕阁下这等修真高人，无奈机缘不够，不得其门而入，而且在下对高人们能御法宝而行九天之上，更是梦寐以求。数十年来，无一日不渴望得一仙家法宝而观之。张小兄乃是名门弟子，不知可否完我这个小小心愿呢？”说罢，他竟是深深鞠躬，行了一个大礼。

张小凡哑然，看着万人往行礼，更是慌了手脚，连忙扶住，心中着实为难。犹豫了片刻，看着万人往仍然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不怕万兄笑话，在下并不是不愿给万兄观看，只是……只是法宝不上堂面，只怕有碍……”

万人往立刻道：“这有什么？仙家法宝，岂有不上台面这个道理的？”

张小凡面上微红，终究是放不下面子，从腰间拔出烧火棍，递了过去。看着他递过来这么一根东西，万人往脸上惊讶之色也是一闪，但随即消失，郑重接过。

张小凡把他的神色看在眼里，苦笑道：“不要说是你了，便是我师门中人，也是常常笑话我的。”说了这话，张小凡心中忽然一惊，只觉得自己今天好生奇怪，在这素昧平生的人前，自己怎么好似什么话都愿意与他说一般。

那万人往却没有注意到张小凡脸上的神色，眼光都放在烧火棍上。原本他脸色郑重，眼中还有些随意，但渐渐地，他似乎发现了什么，非但脸色沉了下来，一双眼更是死死盯着这根黑色难看的棒子。

张小凡在旁边看着，只觉得这万人往看起来好生奇怪，把一尺来长的烧火棍拿在身前，细细看着，右手托住，左手修长的五指在这棒身上轻轻抚摸，轻轻点击，小心至极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万兄，请问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万人往如梦惊醒，迟疑了片刻，把烧火棍还给了张小凡，道：“张小兄，在下因为仰慕

仙道，所以在这方面书是读了一些，有一些话，还要请教张小兄。”

张小凡道：“请说吧。”

万人往眼光在这烧火棍上瞄了一眼，道：“请问张小兄，这件法宝之中，可是含有阁下的精血？”

张小凡大吃一惊，刹那间脑海中飘过当年在大竹峰后山幽谷中那一幕可怖的情景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指着万人往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万人往看了他一眼，缓缓地道：“请问张小兄，这件法宝，可是两件事物合而为一的？”

张小凡隐藏在内心里最深处之一的秘密，如今竟被这人说了出来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只觉得脑袋中“嗡”的一声，竟说不出话来了。

万人往看着张小凡的惊愕表情，自是明白自己所料不错。只见他仿佛微微低了低头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隐约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不知道吧，这棒上的珠子，原是魔教的圣物。”

张小凡越来越惊，几乎连呼吸都要屏住了，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个声音，仿佛在冷冷笑道：“你早知道了，你早知道了，这棍子这般邪气，自然是魔教的邪物。”

“你，你说什么？”张小凡喘着粗气，盯着他，一字一字地道。

“这珠子是八百年前，魔教祖师黑心老人的遗物。”万人往的话，就像是一个个钉子，一字一字地钉入了张小凡的心尖，“名字叫做‘噬血珠’。”

张小凡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屏住了呼吸。脑海中千万念头百转千回，却始终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：那一具在空桑山山腹密洞之内的骷髅！

万人往看着他震惊的模样，停了片刻，却又淡淡地道：“张小兄，你知道了这珠子的来历，却不知你可还愿意知道这黑色短棒的来历？”

张小凡身子一震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直直地盯着万人往。

## 第四十八章·小镇

张小凡深深地看着面前这位自称“万人往”的中年文士，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，同时在内心深处，却另有一种力量，令他身不由己地问道：“请先生指教。”

万人往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，缓缓道：“这黑色短棒煞气极重，黑光润而内敛，人若近之，未及三丈之内，全身气血必定为这煞气逼迫，倒灌入心而死。”

张小凡心中一动，忍不住便道：“不错，当初我遇到这东西时，远远地就感觉身子发沉，

恶心欲吐，几乎便要晕过去了。”

万人往轻叹一声，看着他道：“不错，便是如此了。”说着似乎微皱眉头，低叹一声，“你居然不死，当真奇怪。”

张小凡没听清楚他后面的话，追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万人往微微一笑，却不回答他，只指着烧火棍道：“这黑色短棒，本是天生凶煞之物，名为‘摄魂’，却不是魔教之物，数千年来从未出世，只在古卷孤本上有些记载。张小兄福缘深厚，居然能得这两件世间至宝。”

“摄魂！”张小凡脸色木然，低低地念了一句。

“正是。”万人往脸色恢复了平静，道，“古书《异宝十篇》中曾有记载：天有奇铁，落于九幽，幽冥鬼火焚阴灵厉魄以炼之，千年方红，千年成形，千年聚鬼厉之气，千年成摄魂之能。其实这等凶煞之物，本非生人所能掌握，没想到张小兄……”

“当……”一声脆响，黑色的烧火棍从张小凡手中滑落下来，摔到地上。张小凡手足皆软，只觉得胸闷无比，踉跄退了几步，死死盯着这些年来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烧火棍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万人往看着他惊骇的神色，脸上却突然掠过一丝冷笑，道：“张小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张小凡用力甩头，几乎连说话都觉得痛苦万分，喃喃道：“怎么……怎么会是这样？我是青云门下，怎么会用这等邪物？”他这时也想起当日在死灵渊下，难怪那些个阴灵会如此惧怕他的烧火棍，只怕多半是这“摄魂”作怪。

万人往看他模样，便知这少年一直以来都在青云门中长大，从未见过什么世面，如今猝遇大变，便不知所措。万人往只是看着他，并没有什么安慰表示，只淡淡道：“邪物？你以为什么是邪物？”

张小凡有些失魂落魄，怔怔地指着地上的烧火棍道：“这……这个东西不知害了多少生灵，还不是邪物吗？”

万人往冷笑一声：“杀的人多，便是邪物吗？”

张小凡几乎想也不想，道：“是。”

万人往面有讥讽之色，眉宇间威煞之气便渐渐露了出来，整个人看去仿佛变了另一个人一般。但张小凡心中杂乱，却是没有注意到。只听万人往道：“请问阁下，公猪母猪，黑猪白猪，可都是猪？”

张小凡没想到万人往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，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自然是了。”

万人往又道：“那么狮子山羊，猛虎兔子，彼此杀戮，可都是生灵？可有正邪之分？”

张小凡隐隐感觉到他要说什么的意思，但心下仍未明白，只得道：“是。”



万人往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再请问阁下，你所谓的正道邪道，可都是人吗？”

张小凡呆了一下，有心反驳，到了嘴边却发觉没有话说，只得又道：“是。”

万人往一脸肃然，深深地看着他，直到看得张小凡心中都有些发毛，才听他缓缓地道：“张小兄，你们青云山有一件名动天下、震古烁今的镇山奇宝——古剑‘诛仙’，你可知道？”

张小凡此时的情绪几乎已完全被这个初次见面的万人往给左右了，不自觉地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万人往脸色突然一沉，厉声道：“那你可还知道，这‘诛仙’剑在千年前那场正魔大战之中，杀戮了多少生灵，毁去了多少性命？若论当今天下，世间法宝，真正杀人最多、煞气最重的，只怕再无过于你们奉为神明一般的‘诛仙’古剑了！”

张小凡脑袋中“嗡”的一声巨响，人竟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就像是被人在面上生生打了一拳一般。同时，他仿佛觉得，在内心深处，隐隐有什么东西，自小就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方，在隐隐一声清脆的回响之后，第一次出现了小小的裂痕。

阳光灿烂，从大树顶上照下，透过茂密的树叶，变作点点小小的碎阳，落在地上，随着树叶的不停晃动，就像调皮的小孩，轻轻跳动一般。

偶尔有几点阳光，落在了少年身上。

张小凡蹲在地上，身前是平静地躺在地上的烧火棍，在阴影中，显得十分丑陋。那个万人往所说的话，其实和当日在空桑山中碧瑶说的，在意思上并无太大区别，但由他口中说了出来，张小凡却是感觉大不相同，内心深处，隐隐有个身影，低低地冷笑着：他是的，他是的。

万人往平静地坐在一旁，喝着早已凉了的茶。远处，上了年纪的茶摊老板往这里看了一眼，便又转开了视线，全然不知，这里的少年，心中正如波涛汹涌的怒海！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小凡的脸色从原来的焦虑、挣扎、痛苦中渐渐平息了下来。他缓缓伸出手去，把地上的烧火棍抓在手里，站起身来，对着万人往，冷冷地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万人往此刻又恢复了他随意的风格，原本眉宇间的煞气都消失了，淡淡微笑道：“我是万人往啊，一个游历天下的凡夫俗子而已。”

张小凡盯着他，抓着烧火棍的手慢慢握紧，道：“凡夫俗子又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事？你是不是魔教的妖人？”

万人往倒也没什么反应，只是看着他，淡淡地道：“正邪之分，对你来说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”

张小凡深深呼吸，重重地道：“是！”